

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

杨国桢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 266003)

内容提要: 海洋发展是 21 世纪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随着人类向海洋进军力度的加深,海洋人文社会分支学科悄然兴起,并出现杂交和整体化趋势。建设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学科,是对复合型海洋人才缺乏的必然反应,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大国责任。作者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论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及其意义,建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趋势,中国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

关键词: 海洋发展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建设

海洋发展指人类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开发、利用海洋实践活动,影响社会变迁的行为。海洋发展的历程,是人与海洋的关系不断协调适应的历程;也是人类社会海洋活动的个体、群体、区域社会、国家之间在用海、争海上从竞争到合作、从冲突到共处、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反复协调适应的历程。20 世纪后期,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合理地开发、利用、控制、管理和保护海洋,逐渐上升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进入 21 世纪,人类将全面、立体地开发、利用海洋,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人类向海洋进军力度的加深,造就了海洋科学和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面对这股新生的学术潮流,中国学术界开始作出积极的回应。本文试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论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及其意义,建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趋势,中国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性。

一、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

人类对海洋的人文探索,古已有之。19 世纪人文社会学科创立以来,海洋是众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并依附于相关的某些分支学科。20 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已经相对独立而制度化,并向学科分化与科际整合的两个方向发展。前者表现为学科范围的扩大和研究主题的掘深,后者表现为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海洋价值观的变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海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海洋地位的提升,海洋发达国家加大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海洋的力度,因应实施海洋发展战略的需要,提出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扩大了研究领域,并从中孕育着或产生出以海洋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分支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主权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

合作的发展。国际海洋政治的实践与需求,为海洋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分支学科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传统的海洋产业,即依托于海洋和海岸带的渔、盐、港口、航运等行业,在经济学中原依附于陆地一般经济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形成以海洋石油开发为重点的新兴海洋产业群,发达海洋国家开始从经济角度进行海洋的综合研究,与海洋有依存关系的经济便从一般经济中分化出来,整合成海洋经济。1999 年 12 月,我国参考《国际标准产业分类》(SIC),将海洋经济统计分为海洋农林渔业、海洋采掘业、海洋制造业、海洋电力和海水利用业、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地质勘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事保险业、海洋社会服务业、滨海旅游业、海洋信息咨询服务业、海上体育事业、海洋教育和文化艺术业、海洋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海洋管理机构 15 大类。^① 为研究海洋产业经济,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交叉渗透,发展出渔业生物经济学、渔业管理经济学、水产养殖经济学、港口经济学、航运经济学等等主题领域。配合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论证,研究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的经济机制,形成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的海洋研究。适应海域划分及海洋水产、港口、临海工业、滨海旅游、岛屿开发合理布局的需要,研究海洋经济地域体系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规律,经济学与地理学在海洋研究上的交叉融合,产生了海洋经济地理学。20 世纪 80 年代初,国际上已提出“海洋经济科学”的概念,出现以“海洋经济”命名的研究所,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海洋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条件初步具备。但它的研究对象只是现代海洋产业,重点研究海洋开发的经济问题,还没有把依存海洋的各种经济现象作为一个系统和类型,对古今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尚未构筑出完整的理论体系。

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海岸线以内 60 千米的地方,^② 由海岸带、海域、岛屿组合的海洋社会系统是社会区域系统的重要组成。对海洋的社会学研究,传统是渔民、海盗、海商等海洋活动群体组织与临海港口聚落、城市、行业社会变迁的研究,沿海和群岛土著民族社会的研究。近年来,由于开发利用海洋程度的差别,海洋活动群体的生态不同,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又成为环境社会学和发展社会学的领域。环境社会学“以非社会文化环境与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宗旨,”^③ 处理海洋环境与人类争海用海的矛盾。发展社会学关注海洋社会的变迁、海洋社会与陆地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特别是后进或落后的海岸区域、岛屿的发展问题,探讨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实施,海洋社会利益的再分配,海洋社会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社会学家已把创新理论和发展社会技术的实践、建立海洋社会学提上了日程。

人类对海洋主张主权,萌芽于古罗马。在近代国际法形成之前,海洋沿岸国家都是根据本国的利益和需要,自行确定海上权力控制范围。但海洋辽阔,实际被控制的只是少数海域,因此“多少世纪以来,……海洋是不受任何个别国家管辖的‘全球公有地’之一。”^④ 1609 年荷兰法学家格劳休斯出版《海洋自由论》,1618 年英国法学家塞尔登发表《海洋闭锁论》,从法学角度掀起“公海”与“闭海”之争。1702 年,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在《海洋领有论》中主张一个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终止在武器力量终止之处”,即当时加农炮的最远射程 3 海里。1793 年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美国的领海为 3 海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公布领海宽度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沿海国和群岛国争取海洋权的斗争,极大地冲击传统的领海划分和公海自由的原则。1958 年第一次国际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大陆架公约》,奠定了国际海洋法的基本框架。从此,海洋法成为国际法的重要领域,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和概念的更新。1973—1982 年第三次国际海洋法会议,经过 9 年 11 期会议的协商,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传统海洋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海洋经济统计分类与代码, HY/T052—1999》,国家海洋局 1999 年 12 月 28 日发布。

② 联合国《21 世纪议程》,1992 年。

③ [日] 饭岛伸子:《环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 页。

④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著,林汉辉等译:《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 页。

的基础上,把主权分解为一组权利,建立国家管辖海域、国际海域及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国际海底区域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该公约生效以来,沿海国家和群岛国家纷纷制定或修订本国的海洋法规,建立新的海洋法律体系,并灵活解释和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维护和扩大本国的海洋权利。海洋法作为管理国家管辖海域和处理国际海洋争端的工具,在实践中又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国家为把本国的海洋利益借助国际法规则反映出来,挑战现有的法律条文和原则,提出变更的要求,吸引法学界积极参与研究和讨论,从而推动了海洋法学科的兴起。

人类对海洋的管理,传统是海洋活动群体自身、区域、行政和行业的管理。18世纪管理学产生后,海洋管理属部门管理学研究的范围。20世纪上半叶,海洋发达国家因应海洋开发兴起,形成海洋行业性管理体制,提出海洋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向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6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利用海洋实现经济增长的需要与海洋开发过程中的利益冲突、资源耗竭、环境恶化凸显,海洋管理的制度安排发生重大变革,从人类海洋活动某个方面的局部、分散的单一管理,向地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海洋权益、海洋和海岸带环境、资源与人类活动统筹协调的综合管理发展,推动海洋管理学的迅速成长。海洋管理的内容扩大,在海岸带和国家管辖海域,或在国际海域,自然过程引发的管理问题,社会过程引发的管理问题,海洋开发利用活动过程引发的管理问题,都成为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无论国内管理还是国际管理,海洋管理内部系统内的用户关系系统,外部环境系统内的社会系统,关系错综复杂,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研究,提供动态的人文社会信息。20世纪70年代,海洋管理学的理论由结构主义和控制论统治的阶段,过渡到总系统理论影响的阶段。“在80年代,总系统理论已经发生变化,从最初一代——其概念和原理是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引出的——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①当代,海洋管理学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

人类海洋活动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塑造了与陆地社会不同的人文类型,从而形成海洋文学艺术、神灵信仰、民俗风情,乃至独特的人文精神,沉淀在文献、遗物和口碑之中,积累了有字与无字的海洋历史。不同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与人类海洋活动展现了海洋人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海洋人文分别为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所关注。

在人文科学视野内研究海洋,思考的是人类海洋观念的本体与逻辑、记忆与想象的问题。海洋观念涉及人类世界观的基点。传统的、建立在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陆地为本体的世界观。人们在坚实的陆地上思考世界的本原,流动的海洋在时间上是无限而神秘的,在空间上却是有限的,由岸确定,陆地是世界存在的形式。而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的世界观,是以海洋为基点的世界观。人们不是由陆地确定海洋,而是由海洋确定陆地,海洋成为存在的实现方式。海洋世界蕴藏着以海为生的文化密码,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用自己的女儿献祭大海,将陆地的种子播撒在海洋;而奥德塞,陆地之家成为背叛与谋杀之地,海洋才是英雄的家园。

各大洲陆地文明吸纳海洋文明的强弱,在一定意义上决定其在世界历史中的命运。大航海成就了伊比利亚扩张,而葡萄牙、西班牙先后衰落,是因为陆地的领土野心消耗了海洋势力。荷兰、英国的胜出,关键在于放弃了传统的领土观念争夺海洋,海岸与商港成为帝国的边界,归根溯源,是海洋观念的转换和创新。亚洲、非洲、美洲古文明的近代衰落,在于忽视海洋、失去海洋,最终也失去陆地。

海洋发展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与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并存,三者之间的接触、冲突、融合,推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形成海陆互动的世界历史大格局。“海洋沿岸国家和地区,不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有产生和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可能,都有依据自身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塑造的海洋文明。”^②海洋文化有多种样式,有初级形态和高级形态,有开放、进步的类型,也有封闭、保守的类型,需要做具体

① [意大利] Adalberto Vallega:《海洋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引自杨金森等《海岸带管理指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② 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辩证的历史分析。把陆地界定为封闭,把海洋界定为开放,是片面的。而在陆地—海洋世界观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诠释历史,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人类文明的地理基础分为三种形态: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在第一、二类地区,“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而在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大海却挟持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① 他所说的海岸区域专指欧洲南部沿海,海洋发展的内涵专指这一区域的海洋贸易和海外殖民,而不是从海洋世界整体史概括出来的。这就把海洋发展当成西方的专利,并成为支配海洋史论述的文化霸权话语。按照这种论述,东方国家、亚洲属于大陆,属于大河文明,虽有海洋但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无权参与海洋世界的历史创造。古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地中海文明对外扩张史,近代海洋的历史就是大西洋文明强国依靠海上力量,从控制世界海洋进而控制世界陆地的历史。非西方的海洋民族文化习俗,则被当做野蛮、原始的异质文化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既有的人文学科范式受到挑战,跨学科、反学科的文化研究盛行,进入“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海洋人文研究也经历了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历史中心理论建构的反思,其学术规范表现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合谋,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中被广泛质疑,方法上从经院式研究转移到民族志田野工作上,挖掘出以往忽视的海洋文化形态和资料。比较史学兴起,世界体系理论得到修正,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模式,海洋史扩大为全球沿海国、群岛国面对海洋,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的历史。为争取海洋权,沿海国家和群岛国都重新发掘自己的海洋历史资源,重建各自的海洋史。亚洲、美洲的“地中海”重新被认识,海域史、海事史、海洋移民史、海洋经济史、海洋文化史、海洋历史人文地理、海洋考古、海洋科技史等形成主题领域。海洋史多元化、多样性的研究渐成国际潮流,而有“国际海洋史学会”、“国际海洋经济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出现。克服陆地化的研究思维,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视海洋为生存空间,以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领域为研究对象的海洋史学,脱颖而出。语言、文学、人类学等学科对海洋的研究也出现类似的走向。

二、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前景

从人文社会科学涉足海洋问题研究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还没有就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规范及其发展前景展开讨论,更谈不上取得普遍共识,甚至在许多人文社会学者的脑海里还没有这个观念。这种状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从本质上是以陆地为人类生存空间发展起来的人的科学,原本的学科设计原则一般没有考虑到海洋的因素,有之也是海洋从属于陆地,陆地统治海洋。海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是近50年才得出的认识,而且海洋发展的实践由于需要高投入、高技术的缘故,海洋经济的比重不够大、发育不够成熟,人类依赖海洋的程度不够高,海洋文明的进步对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冲击不够强,以陆地思维描述海洋的论说还没有受到广泛的质疑。海洋人文社会学科还处于边缘地位,更谈不上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

1998年,我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来阐述对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规范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所谓“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相对应的概念,指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问题研究的多元综合,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小系统。这一小系统下的各分支学科,根植于藉以分支的原学科土壤,没有改变原来学科的属性,但相互之间具有紧密的横向联系。^② 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

①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5页。

② 杨国桢:《海洋与中国丛书·总序》,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

兴起的意义,揭示它的发展方向,有助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冷漠态度,增强海洋意识,开拓学术致用的新领域。

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是从学术史的体察中得出的。在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兴起的过程中,不少人已经逐渐发现海洋发展并非单纯是陆地发展的延伸,缘于海洋所创造的文明形式还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从而感知到采用陆地思维,沿袭原有学科的理论方法、学术规范,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适用性。而海洋问题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性,及其被传统学科忽视的边缘性,人类需要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方法来索解。他们虽然没有对此作出理论的论证,但在研究实践中不约而同地加以应用,这就体现出涉海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杂交和整体化趋势。近50年来,国际上曾组织过若干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协同研究课题,引入海洋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方法,理出他们所面对的海洋人文、社会现象的条理和秩序,从而实现理论的创新,为实践应用中的制度创新提供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的动向:人文社会科学中与海洋有关的分支学科,朝着相互连接、相互贯通、相互整合的方向发展,最终可能走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与海洋有关的分支学科联接成“海洋科学”的成长路径,产生相互贯通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我相信这是21世纪学术发展的一个国际大趋势。

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又是适应海洋发展进入崭新阶段的时代要求。21世纪,人类社会迎来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的“立体海洋”时代,^①海洋成为发展的热点,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外交、军事和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出许多急需解决的人文社会问题。国家管辖海域和海洋实务范围的扩展,传统海洋产业的转型,新型海洋行业和社会群体的出现,对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提出了具备海洋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专业知识的要求。这就为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

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范畴下的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传统、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同样面对海洋及人类海洋发展所产生的事物,观察和研究的视界是不同的,学术目标也是不同的。加上学术历史长短的不同,有的已形成本学科的学术规范,有自己的一套解说话语,有的学科则没有,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而概念内涵起了变化。又由于研究者本身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经历的不同,对概念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因此,要满足现代海洋发展的需求,原有的知识结构、研究模式、专业设置有必要与时俱进,形成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规范,促进创新研究成果的理论化、系统化。

其次,现代海洋问题综合研究的实践表明,科际整合的难题在于研究状况失衡,相关学科不能提供现成有用的理论成果和实证成果,缺乏具备该学科的海洋分支专业知识的人才,互相间沟通出现不畅,甚至只有陈旧的、歪曲海洋发展事实的论述,影响成果的质量。加强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是突破这一制约瓶颈的必然选择。

有一种说法,认为学科化会导致僵化、封闭、程式化,拒绝成为一门学科才能永葆学术活力。据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海洋问题不必去计较学科的归属了。从新发现、新理论总是推翻旧的范式,学科管属模糊的边缘地带容易首先取得突破看,这是有道理的。但这只是解构的方法。解构之后需要重建,也就是要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的知识增量纳入学科建构,实现“范式转换”,使原先非典型的内容规范化、典型化,重新组合为一个秩序,才能成为系统化的知识。严守旧的学科界限,会扼杀学术发展;反学科化走到极端,也会使学术失序。学科作为知识生产的分工、知识传承的制度,是不可偏废的。所以,我主张既要科际整合、学科杂交,也要有创立新学科的强烈意识。

事实上,最先发展起来的海洋人文社会分支学科,原本都是该学科的应用研究,然后才带动基础理论研究的介入,创新出新的分支学科。忽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显然是不明智的。

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涉海研究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是

① 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能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有思路才有出路。给予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兴起更多的理解、宽容和支持,“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构想就有可能美梦成真。

三、建设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学科

中国东、南濒临太平洋,西、北背负欧亚大陆,既是东亚的陆地大国,又是西太平洋沿岸的海洋大国。中国的发展兼具陆地与海洋两个方向。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东部海洋区域(由海岸带、岛屿的陆地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及台湾东部的海域组成)的海洋发展是社会、经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中国的海洋发展,我曾概括地指出其三个基本要素:“一是地理的,指中国的海洋区域和海洋专属经济区内的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二是社会的,指中国的海上力量,包括开发、利用、管理、控制海洋的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即中央政权和民间社会经略海洋的实力;三是文化的,指中国创造海洋文明的运作机制和发展模式。”^① 地理属自然的要素,实力(包括潜力)属社会的要素,文化(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是人文的要素。这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分合消长,自成一个系统的和动态的变化过程。

中国海洋发展在明清王朝从海洋退缩,失去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机遇后,长期停留在沿海局部地区和民间层次,在西方海洋势力进逼下落后挨打,丧失海洋国家的地位,造成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滞后。海洋发展的文明因素一直被忽视,缺乏总结和提高,无法上升到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历史上海洋活动积累的知识无法扩展为全国性的知识,甚至在知识精英层中失去了记忆,出现否认中国有海洋文化的言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迅速成长,海洋大国的地位得以恢复,与海洋世界的互动日益频繁。历史上受到压抑的海洋发展能量得到释放,形成内在的推动力。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学界,海洋问题研究仍附属于传统学科之下,处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地位,还没有形成推动学科建设的研究主题,与海洋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一些学科的海洋研究虽有分支细化的迹象,但还没有分化出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如海洋政治学还没有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中分化出来,海洋法学还没有从国际法学中分化出来。有的已有新兴、边缘学科的雏形和框架,如海洋经济学、海洋管理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历史人文地理学等,但尚未成熟和制度化,不能以专业的形式成为大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科的海洋问题研究,如社会学中的海洋社会学,文学中的海洋文学,宗教学中的海神信仰,虽有学者进行研究,还没有成为该学科的中心主题之一,有的学科甚至几乎空白。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渗透和整合,则刚在起步。一度热烈的海洋文化研究,也因缺乏学科规范,学术界主流冷漠,而归于沉寂。在海洋大学中建立的文科,基本上还是传统学科的移植,未能发挥文理工学科整合的优势,培养出海洋型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人文社会学界研究有关海洋问题的投入不足,力量不强,有限的人才资源处于个体的单兵独斗,缺乏统筹,不能形成合力,从而无法在有关国家利益或全球利益的重大海洋人文社会研究课题上产生国际一流的突破性成果,与海洋强国的需求严重脱节。

世界海洋格局的新变化,给中国走海洋强国之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②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我国的主张,中国有宽度 12 海里的领海、24 海里的毗连区及 20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管辖海域,面积达 300 万平方公里,相当陆地领土的 1/3,还享有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海洋权利。“海洋权利是国家的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或衍生的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我国行使海洋权利,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利益。维护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南海诸岛的主权及其领有的管辖海域,体现中国统一的政治利

① 杨国桢:《海洋迷失:中国史的一个误区》,《东南学术》1999 年第 4 期。

②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2004 年 4 月 5 日。

益。发展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源。发展海洋贸易、远洋捕捞,实现资源供应配置全球化,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当代“中国威胁论”者主张遏制中国崛起,重点目标是阻止中国东出海洋。建设能够控制管辖海域及其毗连海域,走入大洋的基本制海能力,才能打破围堵,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我国发展海洋科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把以往分散在不同学科内的涉海理论和重要论述,发展成学科体系,赋予新的含义和实践要求,创造出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新思想、新论断,使传统上处于民间层次、区域层次的海洋文明提升到民族文明的层次,有重大的文化利益。”^①

重返海洋,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大趋势。重返海洋意味着中国决心成为发达的海洋国家,在世界上占有应有的地位。这不可避免地海洋霸权国家、新兴海洋国家发生利益的冲突。探索一条维护主权、避免冲突、利益共享、人海和谐的发展道路,合理解决与海上周边国家的海洋边界和岛屿主权的争议,不仅是政治家的议题,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试看我国海上邻邦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近年流行一种所谓“日本海洋文明观”的“新思维”,迎合海洋文明是资本主义专有的西方海洋霸权理论,发展“脱亚入欧”的日本国家主义意识,提出东亚海洋史的新论述。^②鼓吹日本不是属于亚洲,而是与亚洲并列的海洋国家,抹杀中国与日本在亚洲海域世界的共生关系,否认中国也是海洋国家的历史事实。^③从历史、文化上生造出日本是亚洲海洋文明的发源地和主导者,制造大陆亚洲(中国)与海洋亚洲(日本)的对立,包装日本的海权扩张,为建立“海洋连邦”,阻止中国崛起,提供理论支持。^④这种“学术研究”,姑且不论其是否有意抹杀中国海洋发展史,违背当今海洋文明发展多元化、多样性的时代潮流,仅就其突出日本的海洋本位、宣扬国家海洋利益而得到广泛传播,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这一现象看,就足够说明人文社会科学界在处理海洋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集团甚至学者个人有不同的海洋史论述,是国际海洋竞争的正常反应。学术研究滞后,没有自己的声音,或提不出有充分史实根据的海洋问题论述,去争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导致在竞争中出局,才是可怕的。21世纪的海洋发展,需要建立海洋和海岸带综合管理制度、海洋法律体系、海洋监测执法系统和海洋安全机制,需要公平、合理、公正、稳定的国际环境,海洋大国之间形成以和平与合作为基调的良性互动,主要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的手段处理海洋事务。这不仅需要熟悉海洋事务的经济、技术、管理、军事的人才,还需要精通海洋政治、外交、法律、历史的人才,才能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海洋文明实践,弘扬海洋人文精神,壮大海上力量、促进海洋开发、处理海洋事务,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海洋利益,履行国际海洋义务,树立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形象。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海洋国家,培养海洋人才,尤其是熟悉海洋事务的复合型人才,还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可以说是超前的战略考虑,又是对复合型海洋人才缺乏的必然反应。

建设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学科,提升民族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活动群体的人文素质,是十分必要的。当代海洋发展依赖高新技术的程度愈来愈高,更要防止和克服科学与人文背离的倾向。特别是从人文的角度对现代海洋环境、海洋管理体制、海洋科学和技术进步的社会正负面影响做出考察和价值判断,指出塑造现代海洋文明的方向,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提倡公平分享海洋利益、可持续地利用海洋资源、人与海洋和谐共处,^⑤避免在制定、调整海洋战略和具体海洋政策措施上的偏颇,具有现实的意义。可以说,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是中国重返海洋的大国责任。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认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组成一个相互贯通、紧密联系的综合系统,其所关注的是以现实为基础,以历史为借鉴的观念创新,其所展现的是宏观、辩证、整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在理论上,它要求各个研究海洋发展的人文社会学科之间,以至与研究海洋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科

① 杨国桢:《让全民关注中国海洋权益》,《人民政协报》2004年4月19日。

② [日]川胜平太:《文明的海洋史观》,中央公论社1997年。

③ [日]白石隆:《海洋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央公论社2000年。

④ [日]川胜平太:《海洋连邦论》,东京IHP研究所2001年。

⑤ 杨国桢:《人海和谐:新海洋观与21世纪的社会发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学、工程科学各学科之间,实现概念的磨合,最终使原属不同人文社会学科之下的分支学科,结合成新的、综合性的学科体系。21世纪,我国海洋开发将有大发展,与海上周边国家划定海洋边界,解决岛屿主权争端,保护海洋安全,养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海洋权益的任务愈来愈突出。关注海洋,经略海洋,保护海洋,需要研究中国海洋发展的人文社会学科体系的支撑,这是我当初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的初衷。^①至今我还坚信这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为此我建议制订一个长期的、总体的规划,精心地设计,稳妥地推进。

首先,要反思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海洋问题的现状,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即从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高度去思考学术规范的问题,从本学科到观照相关学科,寻找学科间对话和交流的基础。”^②没有大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概念和宏观的、具有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各个海洋分支学科是无法集成为体系的。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体系,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学术积累过程,国际上还处在实验阶段,还没有形成公认的范式,这给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有更大的自由思考和创新的空间,有可能走在国际前列,独树一帜,丰富世界海洋文明的内容,与西方海洋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因此,有必要搭建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平台,以便聚集、磨合、锻炼各分支学科的人才队伍,为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最终创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奠定基础。

其次,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体系,要先重点建设好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史学等分支学科。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高等学校和省级社会科学院、学术团体已经开展上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或开设有关的大学课程,或作为硕士、博士培养的研究方向,为国家培养急需的海洋人文型人才。在多年教学科研实践的基础上,2004年厦门大学在历史学一级学科内自主设置海洋史学二级学科,从2005年起招收研究生,中国海洋大学组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院和“985工程”海洋发展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代表了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进入实施的新阶段。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中,既有基础学科又有应用学科,而且都是在发达海洋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学习国际研究前沿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吸收发达海洋国家学科建设的成果和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更要加强学术本土化的努力,结合中国海洋实践的成果和经验,检验和创新理论,才能丰富和促进学科的建设。

第三、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需要政府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国家和省(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应加大研究资金投入,鼓励学者就中国和国际面临的重大海洋问题,进行合作攻关,承担重大课题,以应用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以联合研究推动科际整合。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要向他们开放版面,组织学科前沿课题的讨论,扶持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将中国海洋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演进过程来加以考察,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海洋实践,弘扬海洋人文精神,为国家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壮大海上力量、促进海洋开发、处理海洋事务服务。

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建设,在我国刚才起步,还是弱势的边缘学科,但前景是光明的。近年来,“海洋社会科学研究”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教育部、外交部、科技部、交通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家海洋局等单位,都加大对海洋人文社会研究课题的投入和关注,国家海洋局和教育部共建“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海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融合的国家级研究平台,广东省委、省政府把“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写进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定中。抱着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扶持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使其尽快成熟起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一定能够为海洋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

① 赵洋:《全国政协委员杨国桢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中国海洋报》1997年3月4日。

② 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